

爷孙三代50年种下万株耐冬

20亩荒山变耐冬林 “凌霜傲雪”的风骨在互联网时代延续脉动



耐冬大耐下，小苗生机勃勃。

2月6日下午，记者走进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午山东麓一片面朝西南的山林，一块块人工垒砌的山坡平地种满郁郁葱葱的耐冬树。这片耐冬林的主理人——“80后”钟准说：“这些都是我爷爷当年从长门岩岛和太清宫‘请’回来的‘绛雪’后代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培育，已达万株规模。”

眼前这片耐冬林，记录着钟家三代的接力故事。从钟准爷爷请苗种进家门，到钟准父亲开荒将耐冬树移植到山林，再到钟准“直播带货”将青岛耐冬送至大江南北，这是20亩荒山变林地的励志故事，也是“凌霜傲雪”花语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绵延不息的脉动。



钟准家将20余亩荒山开垦成耐冬林。

一粒源自“聊斋”的种子

故事的源头，要回溯到上个世纪初期。钟准的爷爷在青少年时期，读到《聊斋志异》中那位由崂山太清宫耐冬树修炼而成的“绛雪”仙子的奇异故事，萌发出种耐冬的想法。

“爷爷先是从长门岩岛寻回原生树苗与种子，后来又去太清宫求得那株传奇‘绛雪’的苗种。”钟准回忆道。长门岩岛被认为是耐冬在青岛海域的原生地，而太清宫的名木“绛雪”相传乃道士张三丰自海岛移植。因此，钟家最初的这些苗种，与“绛雪”一脉相承。

得来不易的耐冬被钟准的爷爷视若珍宝。他用泥盆精心栽种，罩上玻璃保温，置于半地下的花房中悉心呵护。光阴荏苒，三十多株小苗茁壮成长，日渐繁盛，狭小的花房再也容纳不下。为它们寻找一个更广阔的家园，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。

那时，恰好钟准的父亲承包下了午山东麓的一片荒山。“但三十多棵树木苗要在那里落地安家，并非易事。”钟准说，山坡裸露着黄泥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树木根系难以深扎，刚开始移栽时损失不小。

面对困境，父亲与姑父开始开荒，他们从山中收集石块，垒砌起一道道坚实的护坡，形成一块块坡上平地。至此，荒山开始披绿，但仍有少部分苗木未能熬过寒冬。数十载寒暑更迭，那几株元老级的耐冬树冠已经高过屋顶，后来繁殖出来的耐冬也蔚然成林。其中，直径超过30厘米的古树有一株，20厘米上下的有十余株，10厘米规格的近千株，更有无数自然落种萌发的新苗散布山野，总数已逾万株。

经过数十年山林环境的自然演化，这片耐冬林逐渐显现出丰富的多样性，分化出三个较为明显的类型：其一是大叶型，叶片宽大，约有成人手掌之半；其二是小叶型，叶片精巧，形态与太清宫“绛雪”神似；第三种则是叶缘带有独特锯齿的品种，叶片墨绿厚重。

一棵树陪伴三代人

当年为便于管理而集中栽种的三株百年古树，如今树冠如盖，直径可达五米。因栽种密集，支干为争夺阳光均笔直向上，形成挺拔参天的景观。耐冬树荫之下，是无数凭借自然力量破土而出的实生苗，密密麻麻，彰显着强大不息的生命力。有时耐冬果落地几年不发芽，一旦发芽则必生长有力。

钟准介绍，这片山林生态系统如今已日趋完整。除了耐冬，后来补植的翠竹、玉兰等植物也生长繁茂。令人称奇的是，即便在竹子根系盘结的领地，耐冬的种子依然能找到缝隙落地生根，上演着静谧而顽强的生存竞争。

他曾在一次移苗时，仔细挖掘一株仅40厘米高、生有六对叶片的小苗，其根系向下探伸竟深达90厘米仍未至尽头。“扎根够深，或许就是耐冬不惧严寒的生物密码。”钟准如此推测。

2025年，面对年过花甲、腰腿不便干重活的父亲，还在企业工作的钟准做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：接过父辈手中的锄头，成为钟家第三代专职的“守林人”。

“耐冬其实很皮实，无需养护，基本不招虫，也不长病。老话说‘一棵树能陪伴三代人’，而这片耐冬林子，早



钟准。



耐冬凌霜绽放。

已超越了这句话。”钟准说，“‘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’，我如今真切地体会着这份福荫。”经过几十年的自然生长与有意识的生态养护，这片耐冬林已深深融入山林肌理，成为本地小型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每到果期，耐冬结出的果实，便成为山中鸟类和松鼠等小动物的食物来源。生命的循环上演，动物取食果实，也帮助种子传播，而耐冬的常绿树冠又为它们提供栖息与庇护。

互联网时代的“绛雪”使者

与父辈的守拙抱朴不同，钟准为这片古老的树林注入了时代的新意。他开通了网络直播，尝试用互联网思维“打理”这片耐冬林。2025年初，他打算以“九元包邮”的诚意，将耐冬小苗——“绛雪”的后代送至天南地北的爱花人手中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订单从云南、广东、甘肃、陕西、山西、北京等地纷至沓来，当年即售出三百余单。

“云南的花友反馈说，耐冬在云南长得飞快，一年能蹿高十几厘米。”钟准告诉记者，还有一位河北花友反馈：一株不过手掌高的小苗，一年后竟萌发出四个新芽，生机盎然。

直播间的故事也颇为有趣。一次，一位青岛本地的“榜一大哥”进入直播间，看到漫山遍野的耐冬，他说：“见到‘绛雪’的后代，太亲切了！”随即刷了个“大

火箭”，瞬间直播间涌入200多人。就这样，钟准在小小的手机屏幕前，坚持讲述着耐冬的历史渊源、文化寓意与精神内核，与全国各地的花友交流心得。这也不断深化着他对耐冬文化价值的认知。

一位西安的博学花友提出，唐代诗仙李白《咏邻女东窗海石榴》：“鲁女东窗下，海榴世所稀。珊瑚映绿水，未足比光辉。”此诗被考证为可能是李白游历山东沿海时所作。诗中的“海石榴”，极有可能指的就是耐冬，耐冬果实形似微缩石榴，古人称之为“海石榴”颇合情理。“珊瑚映绿水，未足比光辉——这描绘的，正是耐冬红花与碧绿叶片的相互映衬。”钟准阐释道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“山茶”条下，明确记载其“凌冬不凋”“叶似茶树”等特征，成为关于耐冬植物学特性的权威古籍佐证。

“凌霜傲雪”的风骨

科学研究揭示了耐冬身世的古老。在数百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，青岛地区属亚热带气候，山茶是本地原生物种。第四纪冰期来临，气候转寒，绝大多数常绿阔叶植物南迁或消失。唯独在受海洋调节的胶东半岛沿岸及海岛，一部分耐寒的山茶祖先顽强存活下来，演化成为今日的耐冬。钟准说，即便去年青岛遭遇-17℃的低温，山中耐冬依然毫发无损，其傲雪风骨，让它在华北、西北多地也能安家落户。

在钟准看来，耐冬之美，美在四季常青的生机，更美在“一点丹红雪里开”的风骨。那是纯正、炽烈的中国红，在美学与精神双重维度上震撼人心。“凌霜傲雪”，正是耐冬最能打动人的花语。这份品格也深深浸润了地方民俗。在崂山脚下的村落里，庭院中栽种一株耐冬几乎是世代相传的习惯。作为理想的庭院树种，它四季常青，花期横跨冬春两季。冬日的绽放，寓意着红火与希望；雪中的芬芳，则象征着坚韧与高洁。

此外，耐冬“浑身是宝”的实用价值也被探索着。钟准的父亲曾查阅典籍、结合现代资料，尝试用铁锅炒制耐冬嫩芽为茶，以花朵烘制花茶，茶汤皆散发着淡淡香气。钟父也用耐冬种子榨油，虽出油率不高，但其油质芳香独特。

最让钟准记忆深刻的，还是耐冬那顽强的生命力。他曾目睹一株与桃树相邻的耐冬，因桃树招虫而受牵连，树干被虫蛀严重。父亲索性将其树冠全部锯除，只留一截老桩。次年春天，老桩切面竟爆发出数簇翠绿的新枝，再现勃勃生机。

“爷爷在世时常说，真正的耐冬，必须能在露天野外越冬，经得起风霜考验。”钟准说，那些曾在花房温室里被呵护的苗株，一旦移栽到这山野之间，仿佛便会“恢复”古老的记忆，以前春天天暖才开花，移栽到户外后，重归冬日开花的本性，成就真正的“耐冬”之名。

“人养花，花亦养人。耐冬的品格，也在无声中滋养、塑造着养花人。”钟准说。这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与耐冬的相互陪伴，以及一家三代人的接力传承，是人与自然的对话，是“绛雪”文化的延续，也是耐冬风骨所在。

青岛晚报/观海新闻/掌上青岛
记者 陈小川



扫码看相关视频